

又談吳佩孚

章君毅

李毅先生在一「中外」發表「吳佩孚兵敗入川」記，使萬千讀者對於蓬萊異人秀才將軍，又興不盡惜念之思。字威上將軍吳佩孚貴時，開府洛陽，雄踞中州，造了一座繼光樓，款待各方佳賓。總理總長，絡繹不絕，他曾親筆寫了一副楹聯：「得志當為天下雨，論交須有古人風」，口氣

何其豪邁？當時，前廣西省長，吳氏的刎頸之交張其鍾曾贈他以詩：「漸喜神州定，應知砥柱功；蓬萊鍾淑氣，海岱想雄風。說禮思遙集，浮譽智不窮；遠邦驚將略，近世更誰同」。然而會幾何時，以十四省聯軍總司令之聲威，失計三湘，兵敗武漢，蹙蹙登洛，東逃西竄。十四省地盤土崩魚爛，失之一旦，百餘萬雄兵親離聚叛，風流雲散。落得夜渡襄河，翻越荒山，亮出吳佩孚的大紅名片，向土匪強盜討飯。要不是楊森將軍「有古人風」，鐵肩擔道義，迎他入川，那麼，以他那樣一心想當「失敗後不入租界不出洋」的好漢，其結局將不知如何的悲慘？

其實，吳佩孚的失敗，和關羽岳飛倒行一個相類似點，那便是他們都是敗於高處，敗於驕傲的人生戰場，而非失利於一萬一槍，叱咤風雲的沙場對仗。關羽是敗於高，劉封的心腹回測，按兵不動，而糧道接絕，後致敗走麥城，遭了曹操的縛馬索。岳武穆是因秦檜賣國媚金，誣旨以十二道金牌召回臨安，於是給死風波亭，斷了宋室中興的機運。試看吳佩孚之死，他以六十六歲之年，息影北平，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戰作，不及撤離，自效即在敵僞人員的包圍之下，從他出任偽職，充當漢奸。吳氏大義凜然，晚節不虧，二十九年十一月中旬，有一天吃晚飯嚼着一粒砂石，傷牙劇痛，左半邊臉全腫了，吳夫人替他請一名日本牙醫伊東來，拔去一牙，吳將軍見醫生是日本人，大發脾氣，却是無奈。拔牙後腫仍不消，痛楚更劇，再請中國外科醫生，看了依然無效。又延一中醫師投以石膏二兩，固請服食，照舊疼痛不止。其後請一位德國醫生史蒂福斯診治，囑往東交民巷德國醫院動手術。吳佩孚認為東交民巷等於是租界，寧死不去。當他痛得即將昏迷時，猶在不放心的叮囑張夫人：

民國廿九年一月廿一日，蔣總統以國民黨總裁身份，致祭吳佩孚將軍，在他的祭文中曾稱：「翳維先生，遠葉關岳，砥礪廉隅，持躬慎密；

「妳萬萬不可趁我昏迷，把我送到東交民巷

川本等人衝上二樓，說是要給吳大帥動手術。吳氏家人和部屬堅決阻止，日本人不理。川本一刀下去，但聽吳大帥一聲慘呼，頓時血流如注，氣絕身亡。原來川本這一刀切破了吳大帥的喉管。據一位吳大帥生前的知友說：大帥的軀幹豐偉，相貌堂堂，但是眉目清秀，舉止溫文，望之不像桓桓武夫，反倒有點北人南相。他的面相特殊之處，是鼻子削直，鬚鬚略帶赭色，還有他的一雙手，其軟如棉，柔若無骨，和他握過手的人，無不感到驚異。至於往後有人說他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樣，掌中有一條通天紋自掌底直達中指，因而貴顯已極。這位先生說他不會注意，難以確定。不過如就迷信相法者言：男子的手柔軟如吳佩孚者，也該算是主貴的了。

鬬光。這是吳佩孚富於國家民族思想的一種自然流露，同時為其往後膾炙人口的不舉外債，不入租界，不出洋「三不精神」的發軔。吳佩孚以感繼光做榜樣，據說：其間還有一段掌故。

中日甲午之戰，吳佩孚二十一歲，正從蓬萊宿儒李丕森先生讀書，蓬萊位置渤海灣內，和大連旅順遙遙相對。當中日艦隊進行海戰，日艦無故肆虐，發砲轟擊蓬萊。吳佩孚恰在當地名勝蓬萊閣漫步，一砲飛來，擊中蓬萊閣上的匾額，將「海不揚波」四個大字，單單轟去了那一個「不」。附近的人狼奔豕突，四散逃跑，唯有吳佩孚屹立不動，他血脈憤張，怒不可遏，一方面憎恨日本人的瘋狂侵略，沛然而興報仇雪恥之志；另一方面他也有深刻的感觸，「海不揚波」變成了「海揚波」，他由而憬悟天下從此多事了。

為這一件事，他在民國九年高日時艱，懷念故里，曾經填了一闕滿江紅：

「北望滿洲，渤海中風雲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

甲午役，土地割，甲辰役主權弱，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却歸來永作蓬山遊，念彌陀。」

九年元月，吳佩孚偕呼「息內爭，攘外侮，南北團結，共赴國難」。五月廿二日不惜兵諫，自動從衡陽撤防，北上聲討親日誤國的段祺瑞。一路上，全體軍士高歌這一闕滿江紅，慷慨激昂，熱烈悲壯，各地民衆和學生無不為之動容。於是國人加他以「革命將軍」的尊號，乃使他以一名師長，揮戈直指北平，和段祺瑞的大軍鏖戰。

由於全國聲援，張作霖的奉軍更出關助盞，居然一舉擊敗安福系。他主張召開國民大會，解決國是，北政府酬他以山東督軍，他不幹，甘為直魯豫巡閱副使，退回洛陽，整軍經武，埋頭練兵。

在福州城南威武毅祠中，感繼光像的閣頂，吳佩孚曾經題了一塊匾額，那上面便振筆直書：「吾將私淑」四個大字，而兩旁的楹聯則寫的是：

「雪國恥在四百年前，公不愧曰武。」

繼兵法於十三篇後，吾曾讀其書。」

侃然道出這一段往事的時候，正值民國十六年吳氏兵敗入川，百萬雄兵，只剩下五千衛士，部份僚屬。而日暮途窮，四海無家，偏有日本第一遣外監隊司令荒城二郎，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帶了十五六名將佐，從宜昌乘小型兵艦到白帝城，專誠拜訪。表示願意借給吳氏現金一百萬元，贈送步槍十萬支，山砲五百門，機關槍兩千挺，連同所需彈藥，作為吳佩孚東山再起的資本。吳氏當時莞爾的笑着答覆：

「本人過去有槍不止十萬，有錢不下百萬，可是我仍然一敗塗地，以至於今。可見得成敗利鈍，和械款無關，中國事中國人自了，盛意恕不敢承！」

送走了這批不受欢迎的僑來之客，吳佩孚一時感從中來，便與他的知友促膝長談，吐露心臆，便從二十一歲時的一腔怒火，談到五十四歲的峻拒日使，由茲可見他是立志做法感繼光的。像這樣一位同仇敵愾，志切禦侮的「革命軍人」，「但悲未見九州同」，竟因為宋哲元在北平撤退之先，沒有派人去通知他一聲，以致陷身虜窟，被日本人明殺暗刺而死。筆者當時在想，如果民

國二十六年吳佩孚能够撤離北平，那怕他已有六十四歲的高齡，以他對於抗戰領袖敬佩之誠，和他愛國家愛民族的忠誠，即令叫他當一名陣前小卒，他也必欣然從命。一着之差，使他錯過了一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的機會，這真是吳佩孚一生最大的憾痛。

吳佩孚實為直系主帥，八方矚目，如日中天，可是他招待貴客，和他那些部將的山珍海味，水陸紛陳，而且卜晝卜夜，極聲色之娛的奢靡作風迥然不同。儘管他的客人多是中外權要，公卿將相，然而他宴客只分正式與非正式兩種。正式宴客在大餐廳舉行，以昭隆重，被他正式邀宴的客人，多為外國貴賓、本國總理、總長、督軍者流人物。他那種正式宴客的方式是別具一格，聞所未聞的。貴賓高坐上坐，主人則召集巡閱使署科長，和各級部隊營長以上的官員一例作陪，備有軍樂隊，和十幾名眉清目秀，聰明伶俐的士兵組成唱歌班侍候。所以一看上去，吳巡閱副使這個宴客的場面，可說是十分闊大壯觀。

盛宴開始，軍樂隊吹吹打打，奏樂娛客，但是他們演奏的歌曲，都是吳佩孚自撰的詩詞和軍歌，於是大馬關刀，威武雄壯，光祇是樂隊演奏還嫌不夠，主人自吳大帥以次還要引吭高歌，由那十多名唱歌班的士兵起而相和。這一唱每每唱得與座佳賓肅然起敬，熱血沸騰，吳大帥大概就是要讓他們留下一個終生難忘的印象。

知己友好與一般賓客，則在食堂裏面予以非正式的普通招待，招待儘管說是普通，舉行起來還是相當隆重。頭一樣，座席的安排要由交際處長自己動手，以年齡大小官階高低排為次序，各

人有各人的座位，不容出個差錯。第二椅是吳大帥要帶他的重要幕僚出來一同陪客。而第三椅也是最重要的一椅，那便是吳大帥總是藉着吃飯的時候，垂詢部屬，會商大計，因此一頓飯要吃一兩個鐘頭。參加這種普通招待的客人，耳聽大帥和他的僚屬，毫無保留的談論公事，心中都會感到十分親切，大有四川話「你哥子不是外人」的意味。

吳佩孚的求知欲很強，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所以聲光電化，政治軍事，他都有探討研究的興趣，堂堂巡閱使署，當然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各科各門的專家經常列為座上客。遇到這個場合，談話的時間還要長久。可能就因为巡閱使署的飯，吃起來時間太長，因此使署一天只開午晚兩餐，午餐（其實應該說是早餐）大約從上午十一點吃到十二點多，晚餐則自下午四點半開始，多半會延長到黃昏時分。

刻在臺灣，以八十六歲高齡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的楊森將軍對筆者說：民國十二年初，他應邀作客洛陽，吳大帥請他觀操。楊氏習於早起，天不亮便起了床，這是在洛陽頭一次吃早餐，衛士端來的竟是一大海碗稀飯，裏面光是煮熟了的雞蛋，便有十餘個之多。

勉強吃了一半，實在吃不下去了，然而那位山東老鄉的衛士，直在不停的勸：

「您再吃點，再吃點兒！不吃回頭受不了！」

楊將軍見他如此熱心，盛意難却，只好撐開肚皮，把一大海碗稀飯吃完。

事後却知這位衛士實在是一片好心，楊將軍

陪同吳大帥閱兵，忍受日炙風砂之苦，站在檢閱臺上，從清早七點一直站到下午三時，楊將軍以為吳大帥一定會下令解散了，誰曉得還有他自己的重頭戲，吳大帥十分謙虛誠懇的，堅請楊將軍予以講評。

楊將軍一向崇尚實際，做任何事都盡心盡力，以求心之所安。吳佩孚對他相當欽重，他不願用欺人欺己的門面話敷衍了事，既然要他講評，他便坦直無隱，逐項說出自己的觀感。直系部隊的操練過於形式化，方式也嫌陳舊，有若干動作根本不合要領，這樣訓練出來的部隊，難以發揮士兵個人的戰力，不能適應多種變化的情況，在北國平原勉強可以擺得出陣勢，要是到了山岳地區帶，部隊可能由於地形複雜不戰而自亂。

他又講了一個鐘頭，使自己能够維持九小時而不餓不累，就歸功於早晨強挺下去的那一大海碗稀飯。

講評已畢，吳佩孚過來向他致謝。楊將軍也不管吳氏部下對於他的率直批評受不受得了，聽不聽得進，他認為唯有這麼樣直話直說，方始對得起吳佩孚和他的惺惺相惜，肝胆互照。

吳佩孚手下的第一名愛將，張福來藉由北政府撤銷河南督軍，馮玉祥改任陸軍檢閱使的過門，以「督理河南軍務善後事宜」的名義，榮任河南督辦，也就是一省之長了。他的督辦公署設在河南省會開封。張福來親自到洛陽一趟，當面邀請楊森將軍到開封去玩玩。

吳佩孚當然贊成，於是楊將軍自洛陽搭專車赴開封，抵達開封的時候正值午夜，楊將軍在熟眠之中，突然被嘈雜的聲音驚醒，掀開窗帘一看

，開封站燈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晝，有一隊軍樂隊在金鼓雷鳴，督理河南軍務事宜張福來精神抖擻，他親率圍城文武，排好隊站在月臺上，拍手歡笑，高聲的嚷喊着「歡迎！」月臺兩頭，還有大串的砲竹，劈哩啪啦的燃放。

張福來招待楊將軍，果然又是火樹銀花，城開不夜，肉林酒池而富擬王侯。楊將軍時至今日猶然很為吳佩孚感慨，他說：

「吳佩孚嚴於律己，力爭上游，即使他彈智竭慮，孤心苦詣，怎奈他的幹部腐化糜爛，無法振作。因此他能力再強，志氣再高，也是獨木難支大廈。我這話決不是事後的先見之明，我在吳佩孚牧野鷹揚，洛陽虎視的最盛時期，便已經看出了他的敗徵。回四川後，我一直在以吳大帥的幹部為例，諄諄告誡我的部屬。」

楊將軍辭離洛陽，曾經和吳大帥兩度長談，吳佩孚深以川局的紊亂為憂，對於楊將軍的志業，表示衷心的贊許。當楊將軍南旋武漢，重返鄂西，吳佩孚便於二月十二日下令盧金山的一個旅，協助楊將軍進攻巫山，作為楊將軍回川主政的起點。但是盧金山旅一進四川，也就證明了楊將軍閱兵講評恰中肯綮，這一支部隊不慣在叢山峻嶺中作戰，因此不久便退回鄂西，而由楊將軍憑其本身的力量，溯江而上，節節反攻。

這一次楊將軍奮力爭競，大軍推展極為順利，三月八日攻克萬縣，下川東盡入他的掌握；廿四日打下川東的戰略要地梁山，但懋辛軍退保重慶，四月六日楊將軍順利進駐重慶城，但懋辛再退瀘州，楊將軍在重慶歇馬月餘，五月廿日更知分路，東克安岳，遂寧，西下資州。其後四川

羣雄並起，爭伐不休，直到民國十三年二月九日，楊將軍進軍四川省會成都，熊克武、賴心輝、劉成勳等分向新津、資州、內江潰退，四川方始有了一個定於一的局面。這年五月廿七日，當時也是吳大帥幫的忙，曹錕裁撤四川督軍一職，派楊將軍督理四川軍務善後事宜。

楊將軍在辛亥以前，即已參加同盟會，民國二年，他曾在四川發動癸丑二次革命，民四，他又參加護國軍之役，擔任蔡松坡的參謀，他跟吳佩孚立場不同，士各有志，因此只能說有私交而無公誼。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楊將軍順理成章，早在十月廿三日即已接受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的任命，他是四川將領中接受中央番號的第一人。當其時，正值吳佩孚的部將陳嘉謨、劉玉春雙雙被擒，蕭耀南已死，孫傳芳在東南擁兵自重，坐視革命軍消滅他的老上司吳佩孚，而吳氏大將如斬雲翳、田維勤、魏益三、寇英傑等俱以時勢所趨，在向革命軍暗中輸誠，他們隨時都會生擒吳佩孚以作進身之階。再加上奉系張作霖落井下石，步步進逼，他催吳大帥向南反攻，吳大帥實已無兵無勇，他逼吳大帥讓出河南，事實上吳佩孚一讓河南立將無路可走。吳佩孚當時的處境，比楚霸王被困垓下，四面楚歌，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了。

然而，吳佩孚之能以令人敬重，便在他無論環境艱險，以國家民族為前提的大節決不虧道，民國十六年二月，奉軍自京漢、隴海兩線夾逼。在二月十五日的那一天，吳佩孚毅然決然的正告僚屬：

「我一向主張討赤。赤匪苟若存在，中國將

永無寧日。最近我們獲知蔣總司令正在清共，蔣總司令有這樣的真知灼見，我們就應該同情和贊助國民革命。反過來看奉軍節節南進，以援助討赤為名，其實是另有作用，你們儘可予以迎頭痛擊。」

於是，他火急調動賀國光軍、馬吉弟軍和原駐河南北部的王維城軍、秦德純、高汝桐等師，防堵中牟至鄭州之線，這一支臨時組合的部隊號稱「保豫軍」。當奉軍前線將領韓麟春、張學良等部渡過黃河，保豫軍迎頭趕上，雙方誓死力戰，高汝桐乘鐵甲車衝鋒，和奉軍的鐵甲車猝然相撞，一時血肉橫飛，屍骨無存。

至此，吳大帥的百萬雄兵，非死即降，其餘的也一走了之，五月十三日，他率同高級幕僚張其鐘、蔣雁行、張方巖、張廷廷、畢澤宇、汪崇屏、秦懋叔等，還有他的張氏夫人等眷屬，衛隊五千餘，自河南鞏縣經嵩山，走南陽，投鄧縣，舊部于學忠避而不見。襄陽鎮守使張聯陞也是吳氏部將，惟已變節，他派人來謁，商定夜渡襄河地點，結果却設下埋伏，午夜河面，槍彈四飛，吳大帥賴衛士力戰，勉強渡越，一行人纍纍然如喪家之犬，急奔鄂西川東，跋涉於荒山絕嶺之間，途中，張其鐘被土匪擊斃，吳大帥撫屍大慟，「却願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秀才將軍真正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吳佩孚兵敗如山倒，走投無路的時候，楊森將軍以道義為重，愴舊誼，曲盡愛護之道，歡迎他到四川小住。時人論此，都稱道楊將軍的風義，謂為來日歷史上的佳話。但是楊森將軍却很謙虛，他認為這不過是他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

友誼之道，無非聲應氣求，患難相扶而已。倒是他對吳佩孚的識人，在全國無數軍政領袖之中，捨却許多關係交情遠比吳、楊為深的不去投奔，獨獨翻山越嶺，千里跋涉，投奔時正徬處川東的楊將軍，煮酒談兵，詩詞唱和，渡了他一生中最高興快樂的辰光，楊將軍反覺得這是他的無上榮幸。楊將軍舉一個例，譬如說和他很熟的于學忠，當時正任第九軍軍長，駐守河南鄧縣一帶。吳佩孚後來很感慨的說過：于學忠是他的蓬萊同鄉，追隨吳氏垂十餘年之久，經吳氏一手提拔，由營長當到軍長，平時一向把他視為心腹愛將，那一次吳氏決意從南陽入川，原定計劃便是帶于學忠的第九軍同行，多少保存一點實力。

然而當他離南陽而走鄧縣，便接到情報，指稱于學忠業已投降奉軍，經張作霖派為第二十軍軍長。接訊以後吳佩孚表示決不相信，一再的斥為胡說八道，于學忠怎麼會是這樣的人？等他抵達鄧縣，于學忠果然率領部下各師師長來見，吳佩孚非常高興，和他商定了入川的路線，因為有于學忠這一支勁旅，他們議決南下宜昌，堂堂正正的溯江西航。

臨到出發，于學忠久久不來，吳佩孚派人去催，于學忠避得影蹤不見，吳佩孚這才知心知大事不好，于學忠果真變了，再多逗留，可能會被于學忠生擒了去獻功。於是他這才急急出走，而且臨時更改路線，渡襄河、出南漳、保康而入巫山，一路攀藤附葛，幾經艱危，而且還冤枉送掉張其鐘的一條性命。

原來，當吳佩孚一行迅速撤離鄧縣，才走了三十里路，派出去的偵探疾奔來告：前方又有部

